

目 录

序 篇

- 序 周祖庠 /3
- 自序
- 说“巫变” 高 嵩 /8
- 绪论
- 关于岩画研究的认识论、方法和体系 高 原 /18

内 篇

- 华不注时代和华族古帝谱系 /31
- 华不注族徽和华不注释名
- “三皇”：“华”层级始帝：轩辕 轩辕妣 - 嫫(华)
- “不”层级始帝：庖牺
- “注”层级先帝：炎帝
- “五帝”：炎帝子柱，通注，即颛顼
- 注子尧，名方勋(放勋)，即太昊
- 尧子勋(舜)，即少昊
- 共工
- 禹
- 贺兰山岩画文字中的几对父子与母子 /47
- 女娲与轩辕——炎与注——尧与舜(太昊与少昊)——舜女与郅甲——郅甲、尧穉氏女与共工——共工、犬姬与犬夏、犬戎。

帝共工	/60
不周山即贺兰山	/74
《山海经》经文中的不周山。	
不注山 = 不周山。	
“飞鸟山”= 不注山 = 不周山。	
“飞鸟蚕”= 不注山 = 不周山。	
不周山的山旗与山徽。	
后稷“西周之国”在宁夏	/103
《山海经》经文之证	
岩画文字资料之证：	
1. “西周之国”禘祀图	
2. 单体岩画文字中“西周”之证	
3. “祀后稷”的祭文	
4. “祀姜嫄生轩辕子后稷”组字画	
5. 不窋出逃图	
6. 郃、戎服周图	
不周山八卦	/123
不周山四言诗	/129
不周山算兽	/136
夏十八位帝后名单	/138

目 录

外 篇

远古华不注字迹拾零	/173
用不周山(贺兰山)岩文范式叩开古埃及“圣书”之门	/204
金字塔——尧的祭坛	
1. 从圣书中提取出来的古尼罗河中下游华人族群结构,以“共工、	

夏、戎、郅”为标志。

2. 古埃及祭祀内容主要是“华不注，方勋（尧）”。
3. 以“注”为至上神（太阳神）。
4. 90% 以上圣书文字是对“方勋（尧）/ 太昊”的呼名赞颂。
5. 以不注山（不周山）为崇奉的圣山，圣山又名“郅山”（即“泰山”）。
6. 金字塔是“方勋（尧）”的祭坛。

蜚螭崇拜的秘密（高原专文） /238

秘鲁纳斯卡远古地画解读 /243

跋 高嵩 /253

目 录



序
篇

1

—

序

周祖庠

2001 年秋我甫至宁夏，便读了高嵩先生的《回回族源考论》，领略了他治史的功夫；是年 10 月末，我应邀参加了由《中国作家》编辑部和银川市委宣传部为高先生长篇历史小说《马嵬驿》召开的研讨会，记得张贤亮先生在开幕式上说：“高嵩用他的生命写了一部非常优秀的作品，同时通过这部作品成功地写出了他自己。”崔道怡先生在讨论中指出“高嵩的文笔常常深及感情的髓腔。”……五年光阴弹指而过，想不到高嵩先生和他的爱女高原合著的书稿《岩画中的文字和文字中的历史》倏焉飘至我的案头。翻思在宁夏时，高先生喜欢谈小学，曾提出“《切韵》的标准音点在哪里？”与我讨论，对音韵学兴趣之浓烈使我心中暗惊。后来才知道他早年在西北大学中文系上到三四年级时曾苦修过语言学专门化。1960 年来宁以后，教书 20 年，搞文学 20 年，年年都要读一点音韵学论著。他那么快就和素昧平生的我交上朋友，实在是“良有以也”。我将他们父女的书稿一气读完，不禁为之震撼。

震撼之一：

由于甲骨文、金文以前古文字资料的空白，汉字萌芽问题，初级阶段汉字问题，至今仍是个谜。因此，寻找比较系统的初级汉字，一直是



语言文字学者耿耿于怀的大事。我曾假设汉字成熟于夏之中叶，甲骨文以前的系统文字多用于竹简、木简之类，因易腐朽而未传世，可惜未能得到证实。

高嵩先生花费四年心血为文字学界初步解开了这个谜，现在好了。高先生给他自己自 1991 至 2003 年 12 年岩画研究的方法和成果打了零分，判定岩画中的拟人像是远古华人祭祀活动中的神主，是称名赞颂文字的物象化组合图案。仅这一角度就非常新颖。

高先生的研究，主要采用文字学、音韵学和文献学三结合的方法。例如：

《夏三祖》：岩画中有车箱、车轮、车辕和辕前横木，旁边又刻了三只燕子。横木两端各有小圈，加辕条为“𠄎”，高读作“干”；其中一侧小圈又增饰为“·”，高将“𠄎”读作“玄”，乃判定“干”“玄”远古同音相谐，为“轩”字音码；而象形的燕字谐辕字，干燕或玄燕即文献中的轩辕。

《相》：岩画似为反“臣”，加上“𠄎”，高破为“目”字加一枝一叶之“半木”，会“相”字。反“臣”为目，木又作“半木”即“𠄎”，在文字上均有依据。

《履癸》：岩画似为一只履（靴），正反两只脚印（止）。两“止”为“步”，会一举足之“跬”。“鬼（圆形田字）”加木符“𠄎”会“槐”，与“跬”字均为“癸”字音码。这不是文献上的履癸吗？

好了，例子举多了，本书的精彩就可能先让我的序言说完了，还是请读者到正文中去享受吧。

高先生父女这一著作问世，从先民文字运用上还使我们看到，不是彼时语音还不很精确，就是使用的标准还比较宽缓，这是难得见到的珍贵音韵材料。高嵩先生将彼时称作“大谐声时代”，是很确切的。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文中所说的假借字、音转字，实际上就是表音字，往往不能判定孰为本字，孰为假借；至于音转，也许只是后代的事。

现在，二高著作问世，今后若再谈到古文字、古音韵，要回避贺兰

山岩画，恐怕已不可能；而今后再谈到贺兰山岩画，要回避“文字”、“音韵”二词，同样也不可能。

另外，诸如高先生将“上帝”解释为“远古华族古帝谱系中的始帝”，论断初级阶段的汉字并不是表义文字，这些高明的判断，对我们正确认识史前与先秦中华文化起到了指点迷津的作用。

破释贺兰山岩画决不能像猜谜一样“靠碰”。贺兰山岩画是一个符号矩阵系统，对于它，可以用高级密码系统来比拟。对它每一个符号的解释，都必须遵循该系统固有的同一律、矛盾律和排中律。我们认为，高先生的以上研究，既经得起学科的检验，也经得起岩画系统本身的检验，并且，还经得起历史和文献的检验。当然，也毋庸讳言，本书面世后，将会在广大读者中长期接受实证与逻辑两个侧面的严格检验，甚至可能会等来某些人的全盘否定。数学家吴文俊先生有句名言：“正确的≠没人反对的”。世事纷繁，学术自不例外。真理这条长河，总会在颠连的群山中逶迤向前，为自己找到归海之路。

文字学和音韵学，能熟练地掌握其中一种已不容易。高先生对贺兰山岩画文字进行的古文字和古音韵方面的论证，至少使我们这些搞音韵、文字的人一时还找不出什么明显的错误和依据来纠正甚至推翻其中的一两个结论，反而感到先生于此两科都是行家里手。

二高对贺兰山岩画的研究，为我们古音韵古文字工作者提供了珍贵的古音韵、古文字的素材和理论，今后古音韵、古文字研究，可能要经常引用到它。这是我们很多专业语言文字工作者一生也很难取得的成就。

震撼之二：

自20世纪初史学上“疑古派”出现后，尽管被80多年考古发现证明它“有所过之”，但人们依然对史前史存有疑义。更重要的是，中华民族文明之悠久，必须由中国学者给世界作出证明。我们要找的商以前历史，竟也比较系统地隐藏在贺兰山岩画中——又是高嵩先生为史学



界和考古学界初步找到了比较系统的原始证据：

“华不注时代华族古帝谱系”

“夏十八位帝后名单”

“不周山即贺兰山”

“后稷‘西周之国’在宁夏”

“‘华不注’符号遍布全世界”

……

光是看这些命题，已令人感到震撼。高先生在他爱女高原参与下搞出的这些课题，无疑是对中华民族史前史的研究与证明作出的杰出贡献。

6 社会科学研究，并不需要动辄采用大兵团作战，它更多的是需要具备高嵩先生这样水平的有心人，多少年默默无闻地苦心孤诣地投入，有时甚至还要几代、十几代人的努力。我们认为，没花国家一分钱课题费的高嵩先生和高原所得的结论，似乎比某些集团作战更见成效。

震撼之三：

关于古埃及圣书文字，一直是世界古文字史上的难题，至今仍未得到很好的破译。而高嵩先生的论证是：古埃及圣书文字与远古华族的“华不注文字”根脉全同，是共工后裔带过去的。闻此，不仅我侪感到惊骇，恐怕全世界都要惊骇。我相信，假定高先生的论证全都不对，人们也会讨论，他何以会像初中学生做几何题一样，根据互不矛盾的定理，得出互不矛盾的答案？

最后要强调的一点是，二高先生的岩画研究，为我们的研究工作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方法论”的借鉴。由于他们的《说“巫变”》及《关于岩画研究的认识论、方法和体系》已“把金针度与人”，我就不再重复了。我在宁夏时便已知道，高嵩先生治学不喜欢“天马行空”，而喜欢“长年蠕动”。他写《马嵬驿》，连他的好友张贤亮也说“不知道”，由此可

窥一斑。再者，高嵩先生强调研究主体的知识结构要和研究对象“原则同格”，否则对象的客观实在性和客观结构，对于任何“白纸”（洛克用语）或任何空葫芦似的头脑，都等于不存在。我认为，这是他学术思想哲学化的一种显示。

本序不拟再对本书任何具体结论作出评价，而仅仅对其论证提出以上四点主要看法。老实讲，本书的突如其来，使它很难碰上一个大体大思精的评价体系对它作出缜密的评判。我个人只能说，在我所知道的对贺兰山岩画的论著中，二高先生的结论是最贴切的，也是最具说服力的，当然，也是很精彩的。毋庸置疑，这部自成一家之言的著作，将会引起国内外学术界广泛而持久的争辩和研讨。我想，这大概是二高先生所期待的吧。

重视文化珍宝，还应该重视为这些珍宝作出巨大贡献从而本身就是宝贝的人。对于二高先生，应当破格为他们制定一些特殊政策，让他们的学术传之久远，否则百年之后，我们在文化上可能会平添一片沙漠。

从年龄上说，高嵩先生算是我的老师。学生为老师的著作撰序，是不正常的事，但此事高先生已叮嘱多年，显然是以为我的专业理应使我成为他的知音，便不管正常不正常，拉拉杂杂写了以上这些，也不管高先生满意不满意。

2007年1月15日~19日

于漳州白鹭园

注：周祖庠，古文字学和音韵学家、教授，中国音韵学研究会理事，曾执教于四川三峡学院中文系和宁夏大学中文系，现任福建漳州师范学院中文系古代汉语教研室主任、汉语言文字学硕士点负责人、中华语言文化研究所所长。已出版著作有《〈切韵〉韵图》（1994年）、《原本〈玉篇〉零卷音韵》（1995年）、《篆隶〈万象名义〉研究》第一卷（2001年）、《新著音韵学》（2006年）、《新著汉语语音史》（2006年）、《古汉语文字学初阶》（2007年）等。



自序

说“巫变”

高 嵩

在华不注时代，华族文字在 3000 多年（7000 年前至 4000 年前）的漫长时间内处在大谐声阶段。所谓大谐声，是指同音或近音的象形字相谐互代的现象非常普遍。

象形字相谐互代，使文字的使用充满变机变趣。由于那时的文字主要归巫者掌握和使用，文字变相，不出巫者，故称之为“巫变”。

“巫变”在实用中有三种情况：第一是文字的谐声变相；第二是文字在物象化组合中的变相；第三是以上两种情况兼而有之。

“巫变”的总目标，是物象化。

举一个例子：

因为“不”字与“飞”字相谐，“注”字与“鸟”字相谐，“山”字与“蚕”字相谐，“鱼”字与“尧”字相谐，故在巫者手中“不注山”可以变作“飞鸟蚕”。又因为“注”字与“周”字同音，故“不注山”即“不周山”；岩画中的“飞鸟蚕”，可以直接译作“不周山”。又，按照上古音变规则，“台”与“太”，“尧”与“昊”，俱是一声之转，故岩画中的“有台鱼”，即是“有太昊”。又，人、鸟、兽的双手、双爪或四爪，是“拱”字构形要件，本字为“共”，可以据甲骨文、金文的“共”字“𠄎”及“𠄎”回溯而识别之；“工”

字(𠄎/𠄎)与“弓”字(弓)同音而以“弓”代“工”;如此,“双爪”加“弓”,即“共工”二字巫变。见于我国宁夏青铜峡的下面这幅岩画,就是依照上述原理刻制出来的:



此图读作:“不周山,有注太昊,共工”。(飞鸟蚕,有鸟台鱼,共工)

在古代巫史手中,华族文字的谐音变形和物象化造型的统一,便是岩画制作的基本原理。根据这个原理,我们解读起来办法就容易产生了。2003年秋天,我女高原在一次与我讨论中,提出“两层解读法”。她认为“岩画的第一层是物象层。就这一层而言,岩画是‘画’;岩画的第二层是文字层,就这一层而言,画是文字变出来的,因而岩画是‘字’”。是的,岩画是画又是字。这不是诡辩,这是岩画固有的辩证性质;当然,我在这里还要指出,决定岩画本质的、最后的也是最关键的



因素,却是字而不是画。只有字,才是“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为了帮助高原深化自己的论断,我给她出了三道题。

第一道题,是让她解读一幅大汶口陶画:



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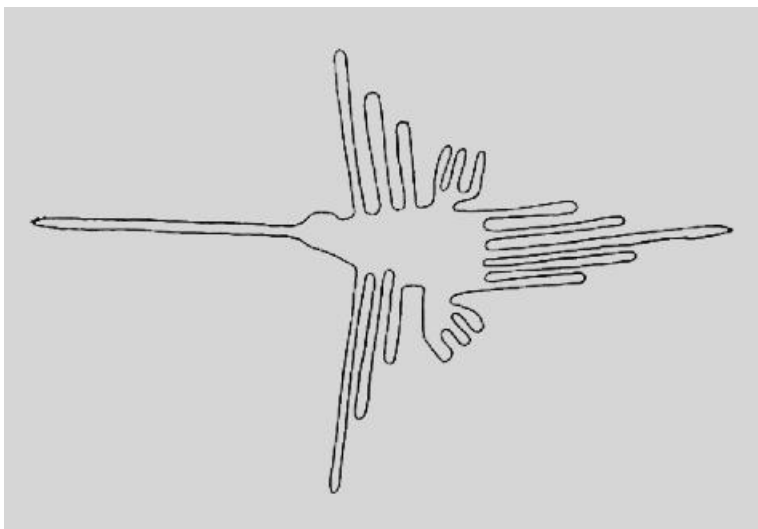
她经过思索,说“这幅画的物象层,是‘日、月、火’;它的文字层,是‘有注勋’。日是注(•)的变相;月是‘勋’(𠂇)的变相;火是五指手符‘有’的变相。”她做对了。

第二道题,是让她解读一幅临汝瓮画:



她经过思索,解出:“这幅瓮画,物象层是鸟衔鱼和斧子,文字层是‘斧鸟鱼’,谐‘父注尧’。”她解对了。

第三道题,是让她解读一幅秘鲁纳斯卡地画:





11

她经过思索,解出:“这幅地画,物象层是蜂鸟;文字层是‘有共工’。蜂鸟的头和长喙,是‘工’字(𠄎)变相;双翼和双爪,各是两个三指手符变相,备足了‘拱’字的要件。拱本字为‘共’,可以依照甲骨文、金文‘共’字‘𠄎’字或‘𠄎’字的构形要件回溯而得。蜂鸟的尾巴,是五指手符‘有’字(𠄎)的变相。”她解对了。

在高原做完上述三个习题之后,我给她的“两层解读法”补充了两个环节:第一是“谐声还原”,第二是“破解巫变”。在这两个环节中,“谐声还原”是“破解巫变”的关键,这个关键通了,剩下的就是“组字画”拆解。这里有一个问题须要回答:“谐声还原”,向谁还原?向甲骨文还原吗?向金文还原吗?当然不是。让爷爷向孙子还原,不论在逻辑上还是在事实上都是荒谬绝伦!“谐声还原”是向华不注文字中的“被谐字”还原。譬如在上述例子中,“飞”向“不”还原,“鸟”(原物象形字)向“注”



(•)还原,“鱼”向“尧(X)”还原,“蚕”向“山”还原,“飞鸟”向“不注”还原……谐声,本质上是借声。被谐字就是未借字,就是本字。本字的“本”,带有相对性,有些字的“本”字,几千年都没有出现。如“父”字,始终是借来的“斧”字,甲骨文、金文写作手持斧“𠄎”,华不注文字则索性用斧的原物象形,或作;或作,我们所说的“本”字和“被谐字”,不过是相对固定的常用字,譬如“注”字(•),最常使用,但它并不是最后的“未借字”。最后的“未借字”是“柱”(𠄎),代表牡丹花的茎秆。在华不注谱系中,“华”字代表牡丹的花朵,充当华族的全名;“不”字代表花蒂后边附生的长叶,后世称作“柎”;“柱”字则代表茎秆,功用是把根部的水份和营养向尖梢上和花朵上供应。因此“华不注”之名本应写作“华不柱”,然而时间一长,借来的“注”字已经用习惯,也就无人过问谁是本字谁是借字,而任二者并驾齐驱了。

华不注文字可以区分成两类:一类是用于祭祀华族古帝(轩辕,伏羲,炎帝,颛顼,尧,舜,共工等)和族群领袖(女娲,郅甲,犬姬,犬夏,犬戎等)的文字。这类文字,产生的时间较早,数量较少,具有神圣性质。通过巫变进入岩画的,主要是这一类文字。另一类是世俗应用文字。这类文字数量较多,而上石者极少,故丢失也最多。

世俗应用文字见诸贺兰山岩画者,如下列文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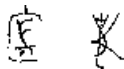
① 有族萬方

② 卜亡(無)禍

③ 不坐参(不郅山)

不坐参，“不郃山”之谐声。“坐”字从母[dz]，歌韵[ai]，从母归定[d]正是“郃”字，与《汉书·地理志》所载“卑移山”之“移”字一致。“移”字声在喻四，按曾运乾说，喻四归于定母[d]。

④ 家史



⑤ 歸妹

















按：女子出嫁曰歸。此“歸”字右半，象手持笄加于女子头上，女子举趾出门。其左半，三把笄帚清道，送女子出门。笄帚即彗，声纽初在见[k]母，“歸”字由此得声。

远古贺兰山文化，是华族祭祀文化的圣域不周山的文化。不周山为帝共工所居，帝共工发起了对帝尧的无限崇拜，从7000年前开始，他的两个儿子犬夏和犬戎的后人，把对尧（方勋）的崇拜，普及中华大地和世界所有移民区，山不能阻，海不能隔。不周山最古老的居民是以“不”为宗姓的有郃氏。其族群结构以“郃、共工、夏、戎”为标志，“不周山”也与“西郃山”（西泰山）的称呼并存，西泰山略称“泰山”。这和东部有郃氏（东夷）将祭山称作岱或泰山是一致的。以“郃、共工、夏、戎”等字为标志的族群结构，以对“注和注方勋——尧”的祭祀和称颂占绝对压倒优势的祭祀结构，以“不周——泰山”为圣山加以崇仰的这三项内容，原封不动地搬移到古埃及圣书和金字塔文明之中，古埃及的金字塔（佐塞阶形塔例外），全都是“方勋——尧”的祭坛，而守在大金字塔之侧面朝东土的“斯芬克斯”，则是掀起对尧的无限崇拜的那位共工的巫变造型。我的这个发现，完全经得起学术的追溯，主要证据是两个：其一，古埃及圣书文字的读音，属于汉语远古音系；这一点，跟贺兰山岩画文字的读音完全一致。其二，古埃及圣书文字，本质上是祭祀文字，享祭的神主，90%以上是“方勋一尧”或“太昊”；这一点，跟贺兰山岩

画中享祭神主 90% 以上为“方勋—尧”或“太昊”的情况全同。

运用“两层解读法”的“谐声还原”也好，“破解巫变”也好，最重要的是先认 100 个字。此处限于篇幅，先列出一个 24 个字的字表，读者诸君若有志趣，可在研读书内各篇文章时，将这个字表加以发展。

宁夏 不周山 祭祀文字	释 文	埃及圣书 文字	释 文
	勋(读音归群母[g])。 义同“功”字。		勋(读音归 群母[g])
	方勋。象意方形之勋。尧 之名。《十三经注疏》谓 “放勋”，是仿天象运转 之功(《尧典》注疏)。		方勋。尧之名。
	“勋”字异体。		“勋”字异体。
	“勋”字异体。		“勋”字异体。
	“勋”字异体。		“勋”字异体。
	“勋”的谐声字。 “𠂔”之初文， 声归群母[g]。		“勋”的谐声字。 “𠂔”之初文， 声归群母[g]。
	“勋”的谐声字。 “眼”之初文， 声归群母[g]。		“勋”的谐声字。 “眼”之初文， 声归群母[g]。